



谭谈与我的师生情缘

■ 李鸣曙（湖南）

《山道弯弯》是文学大家谭谈的代表作。1981年在湖南文学月刊《芙蓉》杂志第一期上发表，旋即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好评如潮，在长沙高校大学生中“一时洛阳纸贵”。后来又被著名文学选刊《小说月报》转载。1981年，我在湖南师院（今湖南师大）读书，“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以书信形式，对谭谈老师的名篇《山道弯弯》进行了“文学批评”。

“在技巧上，由于题材的限制，您并不是大开大合的，而以描写细腻取胜。其他我还不敢妄加批评，我只讲我明显地感觉到了的一点，就是那小孩的安排，好像总有点‘小说作法’的味道。他有性格，不是可有可无的，但他的‘工具色彩’太浓了一点。假如能更好地处理一下，小说会更完美一些……”。“批评”强调和赞美人物描写的人性，淡化阶级性，带有那个时代明显的印记。

前几天，朋友给我发来一段话：“李老师好！今天我在翻当年《山道弯弯》的读者来信，翻出了您的一封长信。信中不仅指出了《山道弯弯》的不足，还有……”云云，然后是我当年信件的照片，看落款日期是1981年6月24日。

读大学时，我是拜访过谭谈老师的，大学毕业却和谭谈老师再没交往，时隔40多个春秋，我早已没了这桩事的记忆。朋友发来的图片，白纸黑字，“证据确凿”。尤其是重读当年给谭谈老师的信，我和谭谈老师这段师生情缘又清晰地浮现眼前。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偶像一个个轰然崩塌的时代，是思想剧烈碰撞变化的时代，也“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报人朱伟如是说）。尤其是一班

年轻人，在街头巷尾谈文学，在勾栏瓦舍读诗歌，在通宵达旦搞创作。仿佛人人都有一个文学梦，个个都可写出绝世名篇。对新发表的作品，尤其是引起反响的作品，批评起来，人人都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番。鲁班门前敢弄斧，关夫子面前敢耍大刀。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当读到谭谈老师的名作《山道弯弯》，我一个在读大学生，不顾自己才疏学浅，不知天高地厚给谭谈老师写了这封信，并且不知深浅批评起他的作品来。

“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是草莽。”《红楼梦》中形容“宝二爷”的两句话，第一句说的不是我，第二句我有股份。当然，我之所以敢跟谭谈老师“唐突”，还有点前因。

我是“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第二年考上大学的。作为一个农村孩子，一个高中应届毕业生，16岁考上大学，左邻右舍给予的嘉奖之词就足够让我“踌躇满志”。我家门口是金竹山煤矿三工区。与我同年考上大学的还有一个当时已在三工区工作的本家叔叔李步春，而谭谈老师就在金竹山煤矿二工区工作过。李步春是笔杆子，和谭谈老师有过交往，得知我考上了省城大学，录取的又是文学系，知道我有写作的爱好，谭谈老师当时在湖南日报社工作，于是便把谭谈老师的联系方式告诉了我，并鼓励我在校有空去拜访他，近距离聆听他的教导。

遗憾的是，我一个山里娃子，上大学去省城前，“上没去过新化，下没出过蓝田（距家4公里）”，到过最大的城市就是涟源蓝田街上，进入大学到达省城后，感觉省城高楼林立，道路纵横，车辆穿梭来往，就像个万花筒。离开学校那一亩三分地，就找不到方向。

加之那口浓重的方言，出门问个路都有一种自卑感，平时就很少出门，与谭谈老师虽然同处一城，上大学前跃跃欲试想结识这位大作家，但对陌生名人的畏惧和农村孩子的胆小，使我拜见谭谈老师的愿望一直没有付诸行动。

好在那时耐得住寂寞，一晃到了大三。谭谈老师《山道弯弯》的发表和巨大反响，激起我拜见谭谈老师的强烈冲动，我在反复阅读《山道弯弯》的基础上，就小说的看法写了一封信，一个星期天的午后，我鼓起勇气拜见了谭谈老师。

记得那时的谭老师就住在报社的家属院内。找到谭老师住处，在大门轻敲几下，一会儿，一个面善的妇女给我开了门。我想这就是谭师母。进入客厅坐下来细一打量，室内光线有点暗淡。主人起居简单朴素，家具老旧。当我向师母说明来意，忐忑的心情还未平静下来，谭谈老师便从里屋走出来。

谭老师中等个子，皮肤黝黑，当时不过40岁，但看上去明显比年龄老气，一点都不白面书生，倒是十足的邻家大叔模样。脸上挂着憨憨的笑意，那笑给人温暖，让人踏实。一开口，便是熟悉的涟源腔（我家住托山，家乡话与涟源话很接近），在学讲长沙话为时尚的环境里，一下子让我有了找到亲人的感觉，不安和窘迫慢慢消失。谭谈老师简单地问了我一些情况，然后我就提出的一些文学创作问题进行答复。整个过程，谭谈老师耐心、细致，面带微笑，亲切有如老师，慈祥就像长者。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谈话中有意无意会不时说起我们家乡熟悉的事，让我始终觉得我们有共同语言，始终都不觉得我在跟一个素昧平生、事业正在蒸蒸日上的名作家谈话。

一场关于提拉米苏的小插曲

■ 程丽娜（重庆）

她喜欢吃提拉米苏，经常会软磨硬泡，略施小计获得一块，这天也不例外。

当她从妈妈手里小心翼翼地接过提拉米苏，嘴角立刻扬起甜甜的笑，脆生生地夸着妈妈大方又美丽！看着她用小叉子，一下一下细细挖着吃，妈妈也忍不住凑过来，想要分一口这美味的蛋糕。她爽快地又下一大块，送入妈妈口中。甜香在舌尖悠悠化开，像一朵沾着晨露的温柔小花，悄悄在母女俩的心底舒展绽放。

她们就这样，一口提拉米苏一句家常，慢悠悠地聊着天往家走。当三分之一的提拉米苏被吃掉时，妈妈打开了密码锁。她们一前一后进进了门，却

在低头换拖鞋的一瞬间，发生了意外。她左手里的提拉米苏盒，与妈妈右手里的拔丝蛋糕盒撞了个满怀。软糯香甜的提拉米苏，丝毫没有犹豫，“啪嗒”一声从盒子里滑出，结结实实地落在爸爸的凉拖鞋上。

妈妈第一反应满脸惋惜，但看着这无法挽回的局面，还是立刻蹲下身，试图抢救出还能吃的部分。妈妈先是用叉子小心地去捞，后来又急匆匆戴上塑料手套，笨拙地折腾半天，也只抢救回小小的几口蛋糕。她反而爽朗地开着玩笑安慰着妈妈，俯身用叉子寻找着干净的蛋糕。最终，妈妈停止了抢救也阻止了她寻找。她们一边复盘着打翻的原因，一边清理

着地上和拖鞋上的提拉米苏。晚上睡觉前，她和妈妈提起了那块没怎么吃就被扔掉的提拉米苏，满肚子的惋惜全化作了软乎乎的念叨，碎碎地把对那块提拉米苏的不舍全揉进了话语里。第二天清晨上学前，妈妈摸着她的小脑袋，允许下午放学给她买一块心心念念的提拉米苏。妈妈买提拉米苏时，她连忙跟店员提议：“用长方形塑料盒子装正方形的提拉米苏容易打翻，能不能换成正方形的盒子呀？”

记着昨天提拉米苏打翻的教训，这次她特意拽着妈妈的手腕让她帮着拿稳盒子，自己捏着叉子小口小口抿完，才蹭着脚，指尖捏着盒边小心翼翼地

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溜走，抬头一看墙上的钟，竟到了晚饭时间。谭师母做好了晚饭，谭老师便热情地叫我小老乡，并留我吃晚饭。

大四要离校实习，又要忙于毕业论文，还要准备考研，我和谭老师的交往就少起来。毕业后我离开省城回邵阳，而谭老师的事业如日中天，我只剩下高山仰止的感觉。80年代中期，我调回家乡，谭老师又回到我家乡挂职市委副书记体验生活，我几次去办公室找他，没找着，知识分子那种清高又把我打回原形，我们便失去联系。

近几年，闲暇多了，在本地江水冷公众号上经常看到谭老师的文章，每篇都关注。去年看到一篇文章，写得是他在云南建水旅游，说他近些年学会在手机上写短文、发微信、做美篇，还学会用手机购物、付款、转账、订票，但还有一项功能没学会，于是80多岁又学会用手机叫车，我不禁哑然失笑，既佩服老师的思维敏捷依旧，又深感惭愧，相比起来，我比谭老师年轻许多，手机许多功能还不会用。

这次朋友告诉我在整理有关《山道弯弯》小说的资料时，发现我写给谭谈老师的信，并打印成电子版让我过目，我有点感动。40多年前，当年的读者来信有如雪片，我一个无名小卒、二愣子，不知天高地厚，口无遮拦置喙一篇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大作家没有把它弃之如敝屣，而是把它保存如初，这是一个多么博大的胸怀！

修养或许是一个人刻进骨子里的美德。一些人，从不自诩，你会觉得他高大；一些人，从不刻意，却总会让你感动。谭谈老师就是这样的人。

接过盒子。回到家，当提拉米苏稳稳地放在餐桌上，她用叉子把提拉米苏又碎，然后捏着盒边把盒子倾斜过来给妈妈演示：“你看，又碎了就不会掉啦！”她满脸纯真的笑意，妈妈宠溺地看着她。这一场关于提拉米苏的温馨小插曲，便在母女俩的笑意里悄悄画上了句号。

我不禁思忖，那盒只被浅浅动了几口就黯然丢弃的提拉米苏，若换在不同的环境里，落在不同的人手中，又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也许任何时候，无论孩童还是成年人，稳定的情绪才是最重要的。

风雨桥

■ 肖和元（湖南）

平溪江畔，一座风雨桥
不言不语，默守人间冷暖

风狂雨骤，化作安稳归处
云开雾散，即成山水画框

悠悠岁月，江水磨尽顽石棱角
古桥焕新，仿若少年一路向阳

铮铮脊梁撑起天地
乡人不屈的风骨挺拔如廊柱

檐下风铃摇响
抖不尽乡愁，比一生绵长

苍穹之上

■ 陈秀珍（上海）

一朵一朵的白云从我身边飘过
我多想把她们捧在手心
做一件古装剧里的戏服
今生，我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全取决于这身行头

我多想在这些飘飞的白云上
写一阙词或者写一首诗
那些纸上写情的文字
都遗忘在去年的雪地里吧

大地上刻画着无数图案
江河脉搏无限延伸，房屋像是一只只蝼蚁，
绿荫拥抱着山峦
污浊与青莲同搅在一个池里
一座座山顶上都有一张类似的脸。熟睡

苍穹之上没有阴雨
荒芜的日子全部罄尽
阡陌浩浩，宇宙披着冷峻的晴霓
我愿在这无尘无埃的境域中
化作菩萨指尖上的一缕莲花语

清水河

■ 黑云（云南）

清水河的流水声
流进我童年最初的记忆
温暖而亲切

在这之后，便被清水河无私的爱护着
在她的河中，我恣情地攫取幸福
她的爱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

后来，我去了远方
离开了清水河
从此，清水河便只流淌在我的心里，梦里

再后来，听说清水河干涸了
她已流光了自己的一生



国画作品：荔香（赖先觉）